

三联评论



主编 吴士余 倪为国

# 鲁迅六讲

郅元宝 著



三联评论



主编 吴士余 倪为国

# 鲁迅六讲

邵元宝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鲁迅六讲/郅元宝著. - 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  
2000.

(三联评论)

ISBN 7-5426-1380-4

I. 鲁... II. 郅... III. ①鲁迅(1881~1936)-思  
想-研究 ②鲁迅著作-研究 IV. I210.9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33401 号

## 鲁迅六讲

---

著 者 / 郅元宝

责任编辑 / 倪为国 邱 红

装帧设计 / 姜 明

责任制作 / 钱震华

责任校对 / 刘可儿

出 版 / 上海三联书店  
(200235)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

发 行 /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上 海 三 联 书 店  
印 刷 / 江苏常熟市第四印刷厂

版 次 /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01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×1240 1/32

字 数 / 150 千字

印 张 / 7.5

印 数 / 5101—8200

---

ISBN7-5426-1380-4

I·173 定价 12.00 元

十多年前,陈昕先生主持策划了上海三联版的经济文库。经四五年的努力,陆续推出了经济学术系列、经济学译丛系列近百余种,其不少著述至今仍在经济学界产生着影响。列入文库的作者林毅夫、樊纲、胡汝银、潘振民、史晋川、王新奎等均已成为著名学者或学科带头人。新闻媒体曾以“三联经济学派”的美称表示赞赏。姑且不论“学派”之称是否恰当,这毕竟是出版理念的一种创意。

跨千年之际,笔者又重新回到人文社科的出版岗位,主持上海三联的编务。接盘伊始,便有一个意愿,企求能为繁荣、活

跃中国学术文化尽绵薄之力。策划《三联评论》拟可视为上海三联出版理念的延续。自然,学术命题已不局限于经济学,将广伸到文、史、哲及社会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,特别是跨学科、跨文化的研究。王元化先生曾对目前知识界、教育界存在的“注重理工科、重实用,而轻文史哲”的倾向表示担忧,后者正是中国学术文化的重要构成。因此,《三联评论》的任务是将学界精英及中青学人的成果推向学界和公众社会。这一理念得到上海三联同仁的一致支持,为此,我感到欣慰,并充满着信心。

策划《三联评论》的初衷是旨在活跃学术文化。学术的本质意义是科学、是知识。作为学术研究,学术思想的探索有其相对独立性的品格。不否认,任何时代的学术文化都渗透着部分或局部的意识形态成分,意识形态也因不断吸取新的、优秀的学术思想而显示其活力,但学术文化毕竟不是泛义的意识形态,它有自身的知识体系和学术传统。《三联评论》丛书所追求的,是学术的原创性和多样化,鼓励有思想的学术,有学术价值的学理知识,充分显示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理性,在不违背主流意识形态所规范的秩序下,倡导学术文化的自由。这也是我们确定丛书基调的出发点与归宿。

## 2. 鲁迅六讲

鼓励有思想的学术,不仅仅是指学术理念、学术伦理价值和学术文化构建,还包括认识论、方法论的创新。我们不准在词章考据、文字训诂的传统学术方面开拓出版疆域,而是注重提升知识与思想之间的建设性张力,注重对新知识和新文化的建设。因此,收入《三联评论》的著述,可以是前沿性的思想文化研究,也可以是边缘性的学术探索;精英学术文化与大众学术文化并存,国学与西学互补;既欢迎某一领域的学理创新,也欢迎多元文化话语对政治学、经济学、历史学、社会学乃至文学、美学的讨论;学术思维方法不拘泥统一,实证的、微观的、宏观的,兼收并蓄。但有一点是强调的,学术研究的原创性应作为出版价值判断的依据。

学术著作出版的创意,还想在文本及形式上作些尝试。我们将《三联评论》限定在8万到10万字的学术著述。相对皇皇宏论而言,它们只是“微型学术著作”。这是希冀学者将某一命题研究的精华熬成一书,在简约的著述中凸显其学术思想的含金量。这一出版理念也是想矫正90年代以来盛行学界的空疏、矫情之风,重树“理精而义明”的务实学风,以匡正文化消费主义、商业世俗化侵蚀学术而导致的浮夸与焦躁。求短、求精、求新,将是《三联评论》这一品牌的定格。现收入丛书的,既有学界名流的精品,又有新进学人的力作。正是学界朋友的鼎力支持才使策划人的意图得以实施。

编辑《三联评论》将一以贯之三联的出版传统。这就是三联创始人韬奋先生所提倡的,“文化的继承和时代的创新”。我们将把《三联评论》视作学术新人的一块园地,即使有的著述还不够成熟,但只要有一点建树和突破,我们都表示欢迎。同时,学术研究作为科学知识,有着自身的价值基准和游戏规则,对一家之言,也将持宽容、尊重的态度。有位学界朋友说得好,“中国人的现代化过程,就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世界主义化过程。”对中国学术文化的耕耘和建设,应该是开放性的、

前瞻性的,决不能抱残守缺、拘泥传统,自然也不提倡抛弃传统。构建多元的、适应全球化的中国学术文化体系,将世界意识渗入到学术研究中去,应是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必然态势。这也是《三联评论》努力的方向和应尽的责任。

王元化先生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记者的采访时,对学界知识分子提出一个希望:“学界不要让世纪末的时尚口号和花哨的旗帜所遮蔽,使相互认同产生障碍”,“要沉潜于自己的专业,为迎接新世纪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,拿出真东西来”。我和上海三联的同仁将以先生的希望自勉,执着、努力,为社会多出版一些优秀的学术著述。

吴士余

2000年6月于上海

## Preface

- I . Finding a Heart for the Cosmos
  - An Overall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 “Xin” in Lu Xun’s Writings
- II . The Heart of Imagination and the Heart of Scholarship
- III . The Birth of a Heart and the Emergence of Words
  - The way of Language: Identity and Difference



IV . The Flourishing of Literature after the Emergence of Words

——From Fiction to “Zawen”

V . “Free” Thinking and Thinking “Freely”

——Lu Xun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

VI . Against “Being Represented”

——Autonomous-Representation of Modern China

# 自

# 序

“鲁迅六讲”者，杂取旧文新篇，依彦和、横渠语粗加条贯，略示其系统性耳。

初当属稿，有感焉谬托师承、妄想独霸者聒噪无休，遂于一切张扬之高调，自恋之热狂，汰洗惟恐不净；辞落枯槁，意归萧瑟，则非所计矣。

呜呼！造化为英雄变色，更为庸俗设计。世无鲁迅，天下太平，世有鲁迅，天下亦太平，——惟“研究”蜂起，不可以已也。

是亦不可以已者之一种。论文之篇，多袭陈言，间以己说，余则任意而谈，无所依傍，然也不免乎闭门造车，

出不合辙，荆天棘地，道尽途穷。孰首肯之，孰腾笑之，又岂足萦怀。

2000年4月18日晨记

# 目 录

## 自 序

### 一 『为天地立心』

——鲁迅著作所见『心』字通论

### 二 神思之心和学之心

——文学与学术的分途

### 三 『心生而言立』

——语言之路：同一与差异

1

1

45

75

|   |                 |  |
|---|-----------------|--|
| 四 | 「言立而文明」         |  |
| 五 | 自由的「思想与自由」地「思想」 |  |
| 六 | 反抗「被描写」         |  |

——现代中国的自我表达

——鲁迅与中国现代自由主义

——从小说到杂文

105

165

195

# 「为天地立心」

“卓者先生，遗荣崇实，开拓新流，  
恢弘文术，诲人不倦，惟精惟一。”

——《且介亭杂文·河南卢氏曹先生教泽碑文》

## 1. “心学”与“文学”的开始

鲁迅著作中“心”字的用法，《科学史教篇》为一转折，此前偶见，皆沿袭旧惯，泛指人心而无特殊规定，如“异哉！王何心乎？”（《斯巴达之魂》）“抚心愁叹……不觉生敬爱忧惧种种心”（《中国地质略论》），“笃守旧说，得新见无所动其心”（《人之历

史》),或为科学上专有名词如“地心”(《中国地质略论》)、“求心力”、“离心力”、“心房”(《人之历史》),——至是篇,始明确赋予文化根基及个体生命自觉二义,并进一步将“心”区分为“神思”与“学”两端:“盖神思一端,虽古之胜今,非无前例,而学则构思验定,必与时代之进而俱升”。不仅如此,“科学发见,常受超科学之力,易语以释之,亦可谓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……盖事业者,成于手,亦赖以心者也”,也就是说,“神思”之心比“学”之心更重要,“学”或“学”的延长即“手”,“非本柢而特葩叶耳”,其“深无底极”的“根源”与“本”,则是“神思”之心,或曰“理想”、“圣觉”。鲁迅抱怨对欧洲近世文明,“举国惟枝叶之求,而无一二士寻其本”,《科学史教篇》,即所以寻科学之本也。这以后,鲁迅干脆用“心”字专指“神思”之心,而于“学”之心废弃不讲,直呼曰“学”、“学说”。

随着鲁迅对“心”的理解逐渐明朗化,短暂的科学时代结束了,“心学”时代揭幕。时在1907至1908年间。

“心”既分为“神思”之心和“学”之心,和“科学”一同让位的,还有“学说”。《科学史教篇》对一切“学”的价值的贬低,已如上述。稍后,《摩罗诗力说》更以“冰之喻”形象说明文学与“学说”功能之不同。他说,要告诉生活

在热带的人冰是什么,种种“学说”的解释都间接而无力,惟把冰块直接贴在热带人脸上,才是最好的解释。文学对人生的描绘,即与此相似。鲁迅用这个比喻说明,“与人生即会”、“直语其事实法则”、“实利离尽,究理弗存”的文学,价值不仅高于“科学”,也高于“学说”。“心学”时代的揭幕,是文学家鲁迅告别科学家鲁迅之始,也为日后文学家鲁迅告别学者鲁迅埋下了伏笔。

鲁迅的“心学”和他的“文学”一同开始,“心学”就是“文学”。作为文化根基与个体生命自觉,有别于科学与学说的神思之“心”的“心声”、“内曜”,在鲁迅看来,就是源初的文学(诗)。

20世纪中国文学又称“新文学”,以别于传统旧文学,这原本不成问题。但各人有各人之所谓“新”,把鲁迅归入“新文学”,固可彰显其个性(相对于形形色色的“旧”),也能淹没其个性(混同于人人皆有的“新”),故不能停留于“新”,应撩开“新”的面纱,“籀读其心声,以相度神思之所在”。在鲁迅,“新文学”首先乃是“心文学”。“心”是本体,“新”则系本体一现象。“新”而无“心”,只剩一副空壳。“新文学”须植根于新的“心”,而非别的什么“新”。判断何为真正的“新”,只能用“心”衡量,不能反过来用“新”衡量“心”。这是鲁迅一生文学\思想最吃紧处。

一般认为,鲁迅早期思想核心在“立人”,这又大致包含相互支持的两面:“掇物质而张灵明,任个人而排众数”。然而,《文化偏至论》、《摩罗诗力说》、《破恶声论》三篇大文,基本概念都非“人”,而是“心”;含义相同或相近的还有“自心”、“自性”、“我性”、“此我”、“精神”、“神气”、“本原”、“本根”、“根柢”、“精神生活”、“内部之生活(主观之内面生活)”、“仁义之途,是非之端”、“神明”、“神思”、“人心(近世人心)”、“神思新宗(新神思宗)”、“反观诸己(内省诸己)”、“性灵”、“理想”、“情意”、“情操”、“情感”、“主观”、“主观性”、“主观倾向”、“主观意力”、“内”、“渊思冥想”、“自省抒情”、“内曜”、“自有之主观世界”、“心灵”、“神”、“旨



趣”、“大本”、“灵明”、“灵府”、“中心”、“初”、“所宅”……这些概念极其庞杂,有《周易》、老庄语,孔子、孟子、陆、王语,《文心雕龙》语,佛家语,以及意译西哲语,汗漫无际,但如果抓住基本概念“心”,其立论逻辑还是有序可寻

---

鲁迅的“心学”和他的  
“文学”一同开始,“心  
学”就是“文学”。

---

首先,凡所议论,皆集矢于“轻才小慧之徒”所表现的“近世人心”之“危”,并非单纯从学理上绍述中国传统心性之学所言之“心”(虽然沿用了它的术语),亦非单纯译介西方19世纪末“神思新宗”(尽管奉为主要参照),而是紧紧抓住在中西古今“迫拶”中无路可走的“近世人心”,进行现实的逼问。

其次,主张一切文化,根柢在“自性”、“自心”,余皆“末”与“荣华”,因此文化的危机本质上是“心”的危机,是“本根剥丧,神气旁皇”,“心夺于人,信不繇己”。

复次,文化改造,根本须是“心”的改造,改造的策略,须是立足于“己心”,扩大“内部生活”,这样才能“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,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,取今复古,别立新宗”,“储能于初,始长久耳”。

最后,确立“心声”——文学(“诗”)——为一生事业之本,“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,最有力莫如心声”,“心声”(广义的诗)为一国家一文化之根本所系。